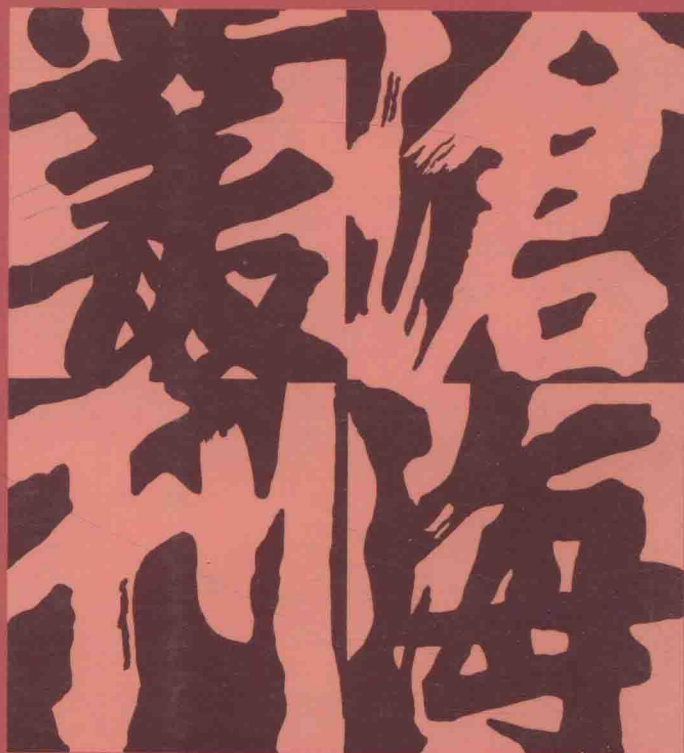


滄海叢刊

魯迅小說新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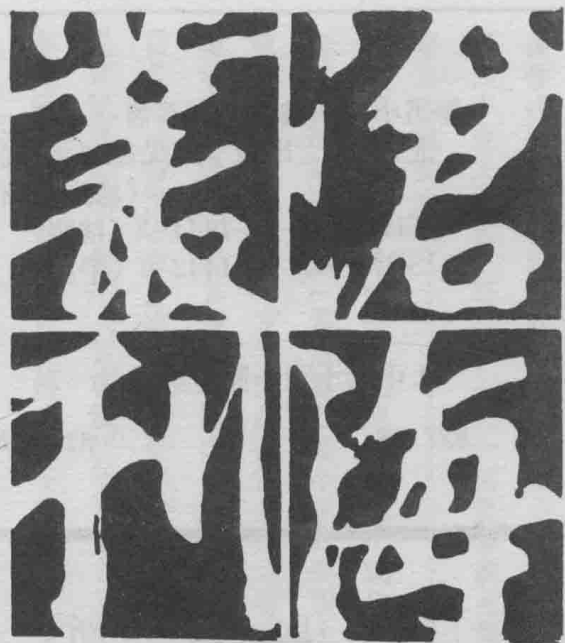


王潤華 著

文

學

東大圖書公司



魯迅小說新論

王潤華 著 東大圖書公司 印行

魯迅小說新論／王潤華著--初版--臺
北市，東大出版：三民總經銷，民81
面； 公分.--(滄海叢刊)
ISBN 957-19-1441-X (精裝)
ISBN 957-19-1442-8 (平裝)

1. 中國小說—歷史與批評

827.88

81004992

© 魯 迅 小 說 新 論

著 者 王潤華

發行人 劉仲文

著作財
產權人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

六十一號二樓

郵撥／〇一〇七一七五——〇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

編 號 E 81057

基本定價 肆元貳角貳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一九七號

有著作權，不准侵害

ISBN 957-19-1442-8 (平裝)



王潤華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博士，現任教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並為新加坡作家協會副會長。是著名的詩人與散文作家。曾獲中國時報散文獎、中興文藝獎，東南亞各國合頒的東南亞文學獎及新加坡政府最高榮譽的新加坡文化獎。著有《中西文學關係研究》、《郁達夫卷》、《司空圖新論》、*Ssu-K'ung T'u: A Poet-Critic of the T'ang,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parative Approach* 等書，及創作《內外集》、《南洋鄉土集》、《王潤華自選集》、《山水詩》等。

王石
菊吟

教授

指教

周平敬贈

93.5.6

目次

從魯迅研究禁區到重新認識魯迅·····	一
五四小說人物的「狂」和「死」與反傳統主題·····	二七
魯迅與象徵主義·····	五一
探索病態社會與黑暗魂靈之旅：魯迅小說中遊記結構研究·····	六九
西洋文學對中國第一篇短篇白話小說的影響·····	八九
探訪紹興與魯鎮的咸亨酒店及其酒客——析魯迅〈孔乙己〉的現實性與象徵性·····	一一三
論魯迅〈故鄉〉的自傳性與對比結構·····	一五五
論魯迅〈白光〉中多次縣考、發狂和掘藏的悲劇結構·····	一九一
從口號到象徵：魯迅〈長明燈〉新論·····	二一一
魯迅研究重要參考書目題解·····	二四七
後記·····	三〇五

從魯迅研究禁區到新認識魯迅

一、魯迅故居只能容納魯迅孤獨的革命形象

同慶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我在天色陰沉，風雨迷濛的紹興城住了幾天。雖然那時已是初夏，天氣依然是秋風秋雨愁煞人的季節。

一個午後，我走進座落在塔山南麓和暢堂的秋瑾故居。在黯暗的燈光下，我把一共三間五進的秋瑾故居慢慢看，細細的想。第二進東面的樓下，爲秋瑾的臥室，室內木牀、書桌、她用過的筆墨硯臺，女扮男裝的照片，還有壁內密室的槍械，都是當年原物。第三、四進原爲秋瑾家人的住處，現已闢爲秋瑾史迹陳列室，展出她的各種遺物和手迹①。

秋瑾故居昏暗的光線，把作爲一個女革命家，女中豪傑的形象大大神秘化了，但卻把她作爲一個人的精神面貌掩遮住了。我的眼睛所見，我的耳朵所聞（有關故居的講解），完全沒有秋瑾的家庭與婚姻生活。她被塑造成一座沒血沒肉的銅像。

我從秋瑾故家門前的和暢堂路，撐着一把雨傘，擋住滿城的風雨，慢慢步行到東昌坊口（現在改稱魯迅路二百號）的魯迅故居黑油油的石庫臺門前，前後不過走了十幾分鐘。他們原來不但同鄉，還是相隔不遠的鄰居。

在這所謂周家新臺門裏，魯迅誕生、渡過了幼年 and 少年生活。一九〇九年從日本留學回國，第二年他回到紹興，先後在紹興府中學堂和山會初級師範學堂教書兼行政工作，一直到一九二二年北上期間，他都住在這所故鄉老屋裏。當一九一九年賣給別姓時，魯迅還回老家告別，而且還把這經驗寫進小說《故鄉》裏去。

今天我們看見的新臺門，是幾經修建後，魯迅本家所住的房屋而已，格局與原來的很不相同。原來十多戶周氏家族聚族而居的堂皇的新臺門，大部分地段與東鄰六戶人家的土地，再加上

① 關於魯迅與秋瑾，見周芾棠《鄉土憶錄——魯迅親友憶魯迅》（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頁二〇六—二七五。

② 同上，頁二四—二五，二〇六—二七五，又見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頁二四七—二五三。

東邊更遠的周家老臺門遺址，目前已改建成紹興魯迅紀念館^③。

我二訪魯迅故居及其紀念館後，心中不免納悶，頭腦中充滿疑問。當初設計紹興魯迅紀念館時，就應該完全恢復新臺門的全部面貌，甚至老臺門^④，然後就以原來的「新舊臺門」建築格式作紹興魯迅紀念館。原來魯迅小說中許許多多人物原型，包括周氏家族或非同族的外人，原來就住在新舊臺門，甚至過橋臺門裏，走進他的故居，走過每個空間就等於在閱覽魯迅的一篇篇小說和散文，譬如在第四進的桔子屋，我們看見周子京神經錯亂後，把房屋的地面挖開一個大洞，自然想起「白光」中陳士成考試失敗，發狂掘寶的故事情節，可是目前修復的魯迅紹興故居，空間實在狹窄，不但容納不了衆多魯迅小說與散文中的人物與事件，連魯迅的兄弟，別的房族的人更不必說，居然也被排斥出去。我細心聽講解和觀察，周作人、周建人似乎從未居住過新臺門。當我看完在目前認定是魯迅當年的臥室兼工作室時，我很想上樓探看一下，聽說那是魯迅當年與髮妻朱安洞房的地方。他們說樓上不必看，沒有什麼。其實我知道他們要我們忘記一個悲劇，要推銷

③ 參見謝德銑、朱恣、王德林、裘士雄等編《魯迅在紹興》（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頁一九六七。

④ 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書內附有晚清新臺門建築結構平面圖，見頁二八—三六。

⑤ 我在《魯迅紹興故居走進魯迅的小說世界》一文中，有詳細的敘述我的經驗。見《聯合文學》六三期（一九九〇年一月），頁二〇—三一。

魯迅是一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⑥。或者至少要塑造他是「無產階級的偉人」^⑦。

從秋瑾和魯迅在紹興的故居的展覽模式，我們可以具體的看見在中國，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在被肯定或否定時評價都是不夠客觀，否定的往往過於誣衊，肯定的則一定以英雄姿態出現。我參觀哈佛大學校園附近的美國朗費羅（Henry Longfellow）故居，所見屋內的陳設，完完整整，從他自己的到傭人的遺物，從書房到廚房用具，都全部保留，包括食物，這樣我們可以從原來的生活環境中，來瞭解真正的朗費羅，他既是一位詩人，也是一位普通的公民^⑧。

二、魯迅髮妻朱安的住房是一禁地

魯迅紹興故居目前開放參觀的那間書房兼寢室，是他從日本回紹興教書時所使用。樓上的房

⑥ 毛澤東這些對魯迅的評價，便被復旦大學、上海師大、上海師院編寫組作為編寫《魯迅年譜》（上下冊）的目的，見八例言V《魯迅年譜》上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一。

⑦ 袁良駿《魯迅研究史》上卷（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頁一九。

⑧ 朗費羅的故居地址是 105, Brattle St., Cambridge, MA 02138.

間，魯迅少年時代就跟長媽媽住過。一九〇六年夏天，魯迅奉母親之命，從日本回故鄉和朱安女士結婚，新房就設在樓上，當時魯迅家的工人王鶴照親眼所見，他後來回憶說：

我第一次看到魯迅先生是一九〇六年，這年夏天，魯迅先生從日本回來與朱女士結婚的……魯迅先生結婚是在樓上，過了一夜，第二夜魯迅先生就睡到書房裏去了。^⑨

魯迅回家結婚時，周作人不在家，周建人親眼目睹婚禮與魯迅對婚姻的失望，他在《魯迅故家的敗落》有較詳細的敘述：

婚禮照例是在新臺門大廳裏舉行的，二哥說要回來，但還沒回來，除了三個臺門裏的本家，很少有什麼客人來，也不演戲，一點也不熱鬧。也許由於我大哥的意見，我母親一切從簡，只是在儀式上，還是照舊，由老臺門熊三公公來祝壽，還是拜堂，我大哥裝了假辯子，真是活受罪。結婚以後，我大哥發現新娘子既不識字，也沒有放足，他以前寫來的

⑨ 王鶴照口述，周芾棠整理《回憶魯迅先生》，見《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一輯（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六二），頁一三四—一五〇（特別是頁一三六），此文又見周芾棠《鄉土憶錄——魯迅親友憶魯迅》，頁五。

信，統統都是白寫……

我大哥的失望是很難形容的……¹⁰

魯迅的一位堂叔周冠五也在場，他在一九六二年回憶說：

結婚那天晚上，是我和新臺門衍太太的兒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樓的。……魯迅先生一句話也沒有講，我們扶他也不推辭。見了新媳婦，他照樣一聲不響，臉上有些陰鬱，很沉悶。¹¹

紹興新臺門故居在一九一九年賣掉後，魯迅親自回鄉把家人接去北京，他在日記中所說：「下午以舟二艘奉母偕三弟及眷屬，携行李發紹興」¹²，其中「眷屬」當然包括魯迅的妻子朱安，周建人的妻子及二個小孩。周作人在北京迎接，說他們一共七人¹³。

¹⁰ 周建人《魯迅故家的敗落》，頁二四〇—二四三。

¹¹ 引文見鮑昌、邱文治《魯迅年譜》上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五三。

¹² 《魯迅日記》上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六二），頁三七一—三七二（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廿四日日記）

¹³ 周遐壽（作人）《魯迅小說裏的人物》，（上海：上海出版公司，一八五四；香港：中流出版社，一九七六），頁六〇。其實周家工人王鶴照當時也跟隨到北京，見本文注⁹八回憶魯迅先生V一文。

魯迅與朱安在北京一直住在同一屋簷下，雖然不共宿同眠。一直到魯迅在一九二六年八月底南下廈門和以後在上海與許廣平同居，才沒有住在一起，不過魯迅一生都負起贍養她的責任。朱安在一九四七年逝世時（那時魯迅已逝世十一年了），還是住在北京魯迅的最後的故居西三條胡同二十一號的房子裏¹⁴。這房子目前已修飾一新，並且成為北京魯迅紀念館、魯迅的寢室兼工作室被稱為「老虎尾巴」或「綠林書屋」，《野草》、及《彷徨》和《朝花夕拾》中的一些作品，都在此創作。魯迅的睡房在東邊，朱安的臥室在西邊，但是自從一九五六年，在好幾處魯迅住過的房屋中，選了西三條這所定作魯迅北京故居，其東側又建了魯迅博物館，但朱安住室，「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未能恢復原狀，目前魯迅的一部分書箱放在這裏」¹⁵。這種處理是有目的的。

紹興與北京朱安的住室之被封閉，不公開讓人參觀，說明魯迅研究長久以來尚有許多範圍被劃為禁區，或者至少不鼓勵學者去探討。這只是很多禁區中最微小的一個範圍。學者們盡量不讓人去接觸魯迅與朱安的婚姻，主要是怕破壞了魯迅作為一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的光輝形象。這些人大概認為「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不應該向封建家族妥協，接受媒妁之

¹⁴ 余一卒《朱安女士》，見《魯迅研究資料》第十三輯（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頁三四七—三六七；又見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薛綏之等編《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頁四七六—四八六。

¹⁵ 關於西三條魯迅故居及其生活情況，見《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三輯，頁五五—七二。

言的婚姻。後來又加上魯迅與許廣平同居，另外在上海定居，建立新的家庭，因此在許廣平逝世（一九六八）前，更爲了她而把朱安當成一種忌諱。許多有關魯迅年譜，傳記、回憶錄的著作，從二十年代到最近出版的，都深怕踏到地雷或冒犯衆怒似的，盡量避免打開這個秘密的「住房」，希望人們忘記或不知道魯迅生命中有過這件事。

因此我隨意翻閱一下我書架上的一些年譜和傳記，如王士菁的《魯迅傳》（一九四八）、鮑昌、邱文治的《魯迅年譜》（一九七九）、復旦大學等校《魯迅年譜》編寫組的《魯迅年譜》（一九七九），都是一律採取點到爲止的方法，把一九〇六年從日本回紹興結婚的事一筆帶過，從此朱安便完全在魯迅的生活中消失了^⑩。曾慶瑞的《魯迅評傳》在一九八一年才出版，紀念魯迅誕生一百週年，還是一筆帶過，不敢打破禁忌的框框^⑪。

這種禁區的形成，並不全是因有嚴刑重罰在禁止，往往是一些教條的口號，例如復旦等校編寫的那本《魯迅年譜》，在〈例言〉中就說明「本書力求按照毛主席對魯迅的評價，着重表現魯迅作爲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把魯迅當作革命家、全璧聖人和全人，甚至神的看法與寫作

⑩ 王士菁《魯迅傳》（原版新知書店，一九四八；香港：文學研究社，一九七二），頁五四；復旦大學、上海師大、上海師院編寫組《魯迅年譜》上下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頁六六一六七；鮑昌、邱文治《魯迅年譜》上下冊（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頁五二一五三。

⑪ 曾慶瑞《魯迅評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頁一〇六。

態度，也深深影響了輯錄魯迅研究史料的人。從魯迅的二弟周作人到他家的工人王鶴照，他們都盡量閉口不談朱安，雖然兩人都與朱安曾住在同一屋簷下¹⁸。周芾棠的《鄉土憶錄——魯迅親友憶魯迅》，由於敘述者皆非學術界人士，更加迴避這問題¹⁹。

可是最令人驚訝的是，其他有關魯迅生活事蹟的資料，也不敢把魯迅與朱安的不平常的夫妻生活包括進去，譬如《回憶魯迅資料輯錄》（一九八〇）及《魯迅在紹興》（一九八一），這兩本資料都很有系統和詳盡的輯錄各種有關資料，像《魯迅在紹興》，連魯迅小時拜了一個和尚爲師的龍師父都有一組資料，偏偏名媒正娶的朱安的資料不敢整理²⁰。可見大家都懂得江湖規矩。

魯迅與朱安婚姻悲劇的禁區，幸好有另一批學者盡一切能力突破它，甚至把它解除。早期不顧忌諱的有林辰的《魯迅事跡考》（一九八一）中的《魯迅的婚姻生活》，坦直的敘述當時資料所允許的有關他們「夫妻」的生活²¹。最近幾年，好些學者幾乎自動的把它解禁，薛綏之等人編的

¹⁸ 主要指周作人的《魯迅的故家》（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五七、一九八一再版），《知堂回想錄》（香港：三育圖書，一九七〇）及王鶴照的《回憶魯迅先生》。

¹⁹ 在周芾棠的資料中，原本與魯迅關係不大的陶成章、秋瑾、徐錫麟，就因爲他們是革命家，可以用來加強魯迅的革命形象，也就給予很大的篇幅（見該書頁二五四—二八九）。

²⁰ 上海教育出版社編《回憶魯迅資料輯錄》（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八〇）；謝德銑等《魯迅在紹興》（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

²¹ 林辰《魯迅事跡考》（原上海開明書店，一九四八；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一），頁九二—一〇五。

《魯迅生平史料匯編》（一九八三）第三輯中，就收錄了俞芳《封建婚姻的犧牲者——魯迅先生和朱夫人》的文章詳述魯迅與朱安夫妻二人共住一屋的日常生活²²。其他資料中在介紹北京八道灣、磚塔胡同與西三條三所故居時，都把朱安女士的住屋說明²³，這事看來微不足道，其實那是一大突破，從來學者或魯迅親友都不敢把她看作魯迅家中的一分子。林非與劉再復的《魯迅傳》（一九八一），也把第五章全部用來敘述魯迅與朱安的前後關係²⁴。余一卒的《朱安女士》一文，長達二十頁，是目前我所讀到最詳盡的，態度公正的關於魯迅與朱安婚後生活的文章。彭定安不但指出「魯迅和朱安，這是一個衆人們諱莫如深迴避躲閃」的問題，並指出「承認，面對這個不幸的事實還不夠，更重要的是探尋它的意義」，到了最近像李允經《魯迅的婚姻與家庭》更毫無保留的深入考證過去被認為忌諱的家庭問題²⁵。

²² 俞芳是周建人在紹興女子師範教過的學生，曾與魯迅一家同住磚塔胡同六七一號。《魯迅生平史料匯編》，頁四七六—四九二。

²³ 同上，見頁二四—七二。

²⁴ 林非、劉再復《魯迅傳》（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一），頁五六—六二。

²⁵ 余一卒《朱安女士》《魯迅研究資料》第十三輯（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頁三四七—三六七。彭定安《突破與超越：論魯迅和他的同時代人》（瀋陽：寧夏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詳論兩人關係及其對魯迅思想與生活的影響（頁三九—五七）。李允經《魯迅的婚姻與家庭》（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一九九〇）。

當我們把魯迅當作不是一個「完人」，不迴避事實，魯迅便恢復原來生長於新舊時代交替的一個中國人的面貌出現在我們的面前。這個人才是真正的魯迅！

三、魯迅參加縣考的秘密不准洩露

小說人物陳士成，經過十六次縣考失敗，好幾次掘藏不成，心靈經不起刺激，精神開始失常，眼前出現幻覺。晚上回到屋子裏，看見白光，搖搖晃晃像一把白扇，他以爲這是埋藏銀寶的記號，當他用鋤頭挖掘下去，結果泥土中有一塊下巴骨。後來他追逐白光到城外，結果失足掉落萬流湖淹死。

白光最早的來源應該是陳士成追逐終生的科舉考試及格。清朝末年縣考發榜時，爲了便於計算，以每五十人姓名寫成一張圓圖。舊讀書人做人唯一的希望，就是決定於自己的姓名會不會出現在圓圖上。因此魯迅特意安排陳士成發狂時看到的白光圈，是從這些黑圈變成的。

爲了瞭解小說所說「十二張榜的圓圖」，我發現魯迅傳記資料還有一個更嚴重的禁區，它比魯迅初婚事件及其與朱安以後的生活，隱瞞得更加厲害。這是關於魯迅曾經參加紹興縣考的事。如果魯迅沒有受過舊傳統的壓力，曾被逼讀私塾，又參加過縣考，沒有這種經驗，恐怕就寫